

爱情长跑
催人泪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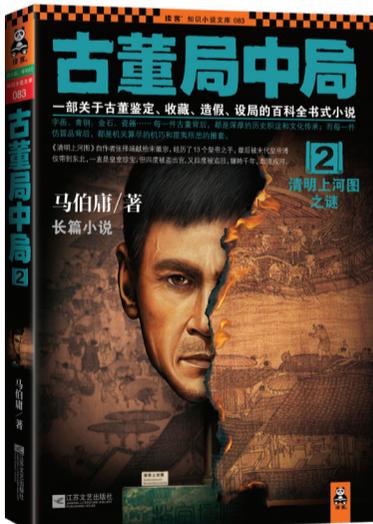
26 主动请缨

“我去吧。”
“我也去。”小孟也站出来。
老刘只得对甲方总工说：“既然他们愿意去，我也不反对，但出了事故由你们负责。另外，如果海水渗入机械内部，维修费用也由你们承担。”
眼下形势紧急，甲方总工只能点头。
就这样，我和小孟穿上救生衣，各自登上一台220型挖掘机，驶向潮水将至的堤坝。在操作挖掘机方面我只是业余的，小孟比我小两岁，却是经验丰富的专业驾驶员。为了让斗齿能够到远一点的作业区域，他小心翼翼地驶到斜坡上，将海泥挖上来堆到我面前，我再将海泥挖起来拍在堤坝上巩固堤坝。
一个半小时后，堤坝的豁口终于合龙并被加固，我用步话机与指挥部联络，说：“任务已经完成，潮水还有多久到，我们能不能回去？”
指挥部那边回复：“你们最好还是待在那里，潮水快到了。”
倘若他们开车过来接，我和小孟还是有时间撤退的，但他们更希望我们留在这里，万一这个豁口出现问题，我们还能补救一下。他们没有明说，但我心里明白。
此时小孟喊道：“你看前面！”
我打开窗户，抓着扶手爬到机器的高处眺望，看见远方出现一条长长的白线，原本在浅滩劳作的人纷纷往岸上跑。

老刘反唇相讥：“这是不可抗力，我们可不承担损失，如果你觉得没有危险，自己怎么不去？”
总工程师威逼不成，只得痛下血本：“你们谁现在把这活干了，我们项目部支付双倍的劳务费和台班费，现场支付，现金结算。”
我当即在心里打起小算盘，这一趟活儿差不多能捞2000块钱，恰好能补上房租的缺口，于是站出来接下任务：

“来不及走了，先避一下吧。”我说。
小孟试图将挖掘机开到堤坝上面，但他找不到支撑斗齿的受力点，挖掘机被困在斜坡上不敢动弹。没过多久，潮水就铺天盖地漫上来了，将堤坝淹没了，挖掘机的履带也被淹没了一半。
我的四周都是茫茫的海水，大风卷着海浪打到驾驶室上，我失去了方向感，感到恶心、眩晕，甚至产生了错觉。
小孟突然拉开驾驶室后侧的帘子，对我喊道：“扬哥，我左后边好像塌方了！”
我开着挖掘机往前走了几步，发现他的左后方确实塌方了，潮水不断冲击那里，若是任其发展，履带下方的泥土很快就会被掏空。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挖掘机，用挖斗顶在小孟驾驶的那台挖掘机履带的下方。
“你小心一点！”小孟焦急地喊着，生怕我滑入大海。
幸好，险情很快被控制。
整整3个小时，潮水才渐渐退下去，我和小孟重新修补了一遍豁口，然后沿着满是积水的堤坝步行20分钟，终于回到指挥部。我们已经反胃得不想吃饭了，小孟直接去睡觉，而我拿着业主给的2000块钱，开着一辆破摩托车赶往15公里外的小镇。
我来到镇上唯一的一家银行，把2000块钱存入凌一尧的账户，然后打电话给她：“我已经把钱打给你了，你把房租交一下。”

“你前天不是说没钱吗？难道是借的？”
“是啊。”
“你才不会向别人借钱呢。”她毫不犹豫地否定道，稍加思索后，她又提高声音问，“你不会是打牌赢来的钱吧？”
我愣了一下，然后笑道：“哈哈，这都被你发现了！”
凌一尧是一个十足的守财奴，即便她不缺钱，也不舍得消费。相处那么多年，她惦记过的名牌东西少之又少。她曾经眼巴巴地惦记iPhone4，我打算给她买一部，但她嫌贵不肯要，最后买了一部iPod。
我问她：“你干吗那么节省？”
她说：“怕把你花穷了，以后娶不起我。”
我又逗她：“如果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，你不是亏大了吗？”
她说：“那我更不能乱花了，万一别的女孩大手大脚的，你更娶不起了。我得给你攒着，不能让你打光棍。”
她当时只顾着玩游戏，没有多想，可是睡到半夜，她突然一下子坐起来，把我吓了一跳，我问她：“你怎么了？”
她说：“刚才做梦，梦见你白天和我说的话，你为什么说以后咱们俩不在一起？”
我无奈地解释：“我就随口说说而已。”
(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)



机关算尽
匪夷所思

29 拓碑静心

乎的影子，只是看不清是什么。
药不然压低了声音对我说：“等一下我们见的人很单纯，跟你我的圈子都没交往，你不必费心去套他什么话，安心在这里待着干活就成。”
“干什么活？”
“他说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”
这时候从房子里背着手走出一个男人。这人40多岁，脸上沟壑纵横，左边颧骨上还有一颗特别醒目的黑痣。他的身材矮而敦实，往那儿一站，就像是一尊石狮子。
“老徐，我把他给你带来。”药不然说着，推了我一把。
药不然走了以后，我转身走进了这间小屋里。看得出来，这里原本是军队营房，现在被改造了一番，里面只有一张简易的行军床，其他地方都被石碑、青方砖、各种质地的白纸和一些古怪的器具堆满了。另外，还有一个大书桌，桌上堆着一些书和稿纸。
我心想，既来之则安之，看看他们要什么花样，便问老徐：“明天我做什么？”
“拓碑。”老徐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我一愣，想不到居然是这种活。
第二天早上天刚亮，老徐就把我带到一块平放的石碑前面。在这块碑前，一字排开放着拓纸、墨汁、椎包、棕刷、

排笔、毛毡等拓具，排笔略秃，毛毡边缘有磨损的痕迹，想必这些东西都是老徐平日用的。
我忙活了整整一个下午，用废了七八张宣纸，累得头晕眼花，一张都没拓出来，我这才知道，这门手艺看似容易其实难度很大。
一夜无话。到了第二天，我早早起来，继续跟这块碑较劲。有了昨天的经验，今天我的表现好多了。老徐在屋子里写东西，偶尔出来指导我一下。师傅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这话说得一点错都没有。手艺这东西，门道其实就那么多，老徐教会我几个诀窍，剩下的就是熟练程度了。
我现在有点明白老朝奉为什么安排我来学拓碑了。这东西讲究全神贯注，眼、手和心三者相结合，一点都不能错，稍一分神就可能前功尽弃。我有好几次都是扑到最后一点了，精神稍一放松就全废了。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状态下，我拿紧墨扑，一直盯着碑与纸，根本无暇多想。
几天后，我带着疑惑问老徐：“我还需要拓几块碑，才能够离开？”
“你这几天睡得着吗？”老徐头也不回地问。
“嗯。”我这几天，每天都累得倒头就睡。

“还想事儿吗？”
“顾不上了。”
“那你走吧。”老徐看着我。
我愣了愣，随即仰天大笑，笑得无比畅快。古代禅师一言可让人顿悟，老徐这三句大白话威力可不小，一下点破了老朝奉的盘中玄机，让我茅塞顿开。
在这之前，我沉迷于自己的过错，无时无刻不在惭愧着、自责着，几乎迷失在泥沼之中，整个人像得了精神病一样，所以才会一败涂地。而在中山陵这些天里，繁重的拓碑劳动把我多余的想法全都驱散一空，没有机会发愁。
“我要离开。”我提出了要求。
老徐站起身来，伸直胳膊指着一个方向，说：“从这里往前步行五里路，有一处岗亭。在那里你能借到电话，然后再往前走几里到旅游区，那里会有车把你送到南京去。”
我心魔已除，再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，当即告别老徐，迈开大步按照老徐指的方向走去。一个人走在山间公路上，我感到非常轻松，原来那些阴霾就像是拓片一样，被一层层地揭去。
“我回来了。”我挥舞着拳头，像个傻孩子一样对着山外大喊。
(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)

车子大约行驶了半个小时，忽然离开大路，沿着一条山路又开了10分钟，药不然终于把车停住了。我眯起眼睛，借助车灯朝前望去，这里背靠陡峭的山崖，左右是两个岩坡，它们之间有一片很小的平地。在平地中间立着一间像是五六十年代军营风格的长方形砖房，墙上似乎还有斑驳的标语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，砖房四周似乎立着好多黑乎